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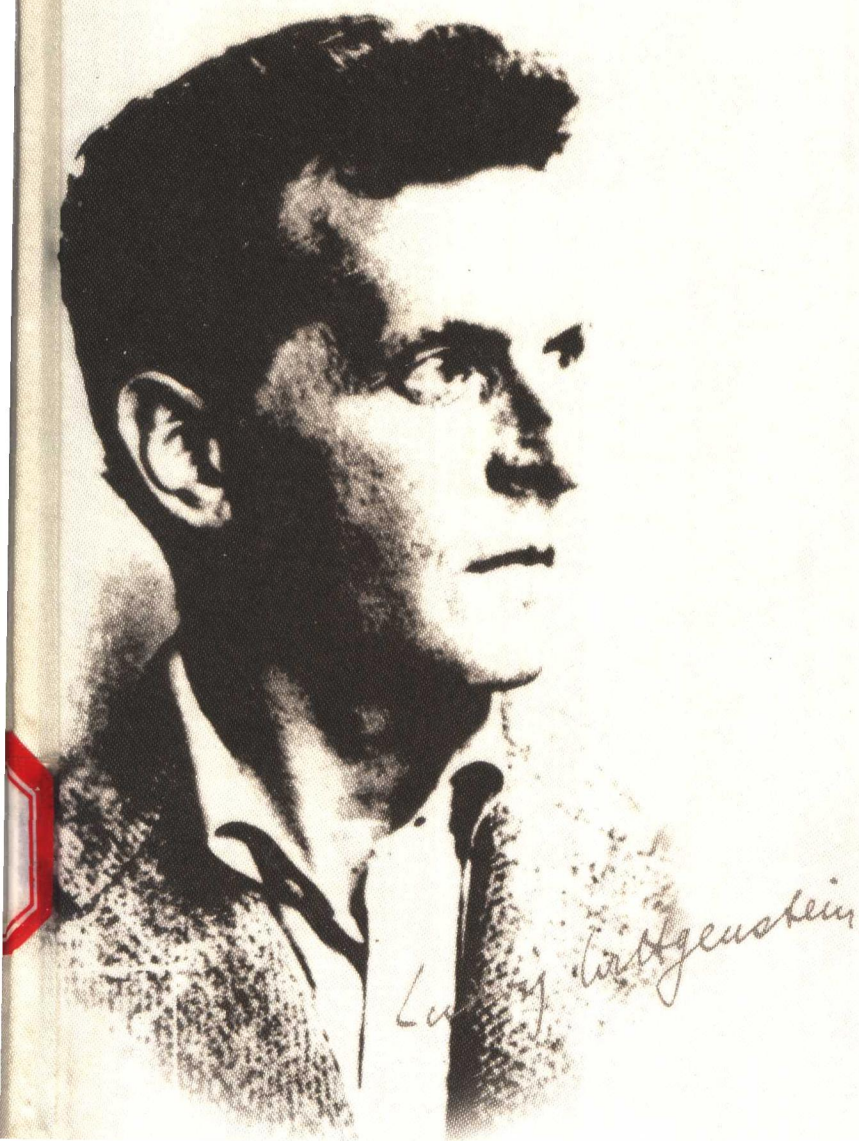
L.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全集

第 4 卷

涂纪亮 主编

程志民 译



维 特 根 斯 坦 全 集

哲 学 语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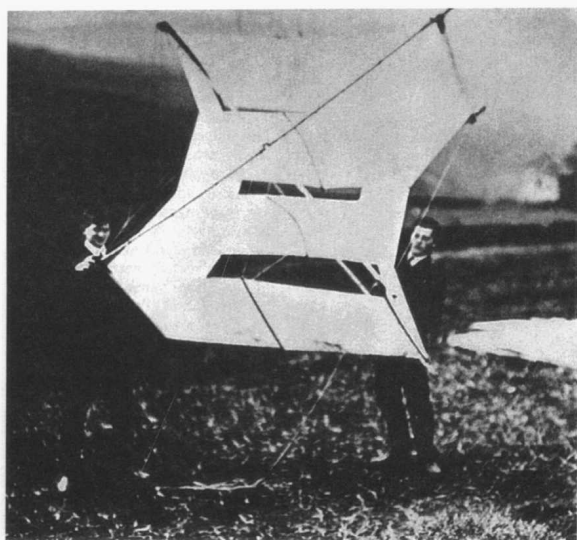
4

R. Rhees 编

程志民 译



摄于1913年前后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他设计的风筝

译者前言

程志民

《哲学语法》(*Philosophische Grammatik*)是维特根斯坦的一部重要著作。1931年6月,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手稿笔记本中写下了一个明确的题目:“我的书可以叫做《哲学语法》。这个标题毫无疑问可能有点笔记本的味道,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它后面有一本书。”在接下来的4卷手稿中,他写下的就是现在这本巨著——《哲学语法》。他又把这本书叫做《有关哲学语法的评论》。

维特根斯坦写作本书,大约持续了好几年,但不迟于1934年,全书都已完成。主要部分完成于1933年,也许是1932年。在这期间,他对手稿作了两次较大的重复改动和修改。

在他写作《哲学语法》的这几年中,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学习和工作,因此我们发现《哲学语法》中的一些内容出现在《蓝皮书》中,而在这里表达得更好。有些段落也出现在《哲学评论》和《哲学研究》以及《纸条集》中。我们很容易指出这些相同的段落的页数和参照之处。因此,本书应该与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和晚期的著作加以比较。但是,这说明,他的论述的方法和展开可以和《哲学评论》及《哲学研究》相比较。

在维特根斯坦研究中,国内外公认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分期的时间大约在1929年。因此,本书是他的转折时期刚开始的著作,明显带有两个时期的特点,当然,主要还是属于后期的著作,因为他在书中不断地批评罗素等人和他自己的《逻

辑哲学论》。

《哲学语法》一书分为两个大部分,即第一部分:命题及其意义;第二部分:论逻辑和数学。在本书中,维特根斯坦讨论了“理解”、“意义”、“命题及其意义”、“语言的性质”、“语法”、“逻辑推理”、“普遍性”、“数学的基础”、“论基数”、“数学中的无限”、“归纳证明和循环性”等概念和问题,提出了关于语言、逻辑、数学和哲学的新看法。他认为,大多数哲学问题、哲学争论的来源都在于人们对我们的表达形式的语法特征的不清楚、误解甚至偏见。但是,他这里所说的语法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语法,在本书中“语法”的含义要广泛深刻得多。可以说,它就是指用法或对用法的描述。“语法描写的是语言中语词的用法。”“语法是语言的账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的实际交易情况。”^① 因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研究就是语法研究,就是概念研究,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全面地描述、整理我们的语言表达形式的用法来消除因对它们的误解而带来的哲学困惑,即精神的不适和理解的疾患。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的语法研究即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先验的,因为独立于任何经验乃是哲学的本质,这就是哲学是先验的这种说法的真正内涵。维特根斯坦的语法研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的结果也完全不同,语言学家消除的是困惑,治疗的是疾患,消解的是问题,而维特根斯坦为我们提供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消息。

本书翻译据德国美茵的法兰克福的 Suhrkamp 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八卷本《维特根斯坦著作集》第 4 卷译出,参照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的英文本。

1999 年 7 月 7 日于北京

① 维特根斯坦:《哲学语法》,Suhrkamp 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0、87 页。

目 录

哲学语法	(1)
主题索引	(3)
第一部分 命题,命题的意义	(29)
第二部分 论逻辑和数学	(225)

哲 学 语 法

主题索引

第一部分 命题,命题的意义

—

1. 人们怎样才能说“理解”和“不理解”一个命题呢?直到命题被理解之前,它肯定不是一个命题吗?
2. 理解和记号。弗雷泽反对形式主义者。理解就像看一幅画,使所有的规则变得更明确;因此画本身就是一个记号,一种算计。
“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符号论。
语言必须是不言而喻的。
3. 人们可能说:意义脱离了语言。
另一方面:“你的意思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当我们意指(不是刚才说的)某些词时,似乎对我们而言,好像某些东西和这些词有关系。
4. 比较一下对一段音乐的理解:作为对这段音乐的解释,我只能把这段音乐画面翻译成另一种事件的画面——为什么恰好是这幅画面呢?比较一下对一幅画的理解。或许我们只看到点和线——“我们不理解这幅画”——以不同的方式看一幅风俗画。
5. “我理解这个姿势”——它告诉我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发觉,在一个句子里,一个词一会儿和这个词相关,一会儿又和另

一个词相关。

“一个命题”可能是以其他方式加以理解的东西,或者是理解本身。

一个句子来自我还没有阅读的一个陈述的中心。

理解的概念是一个流动的概念。

6. 一个在一组密码中的句子:理解是在翻译的时候开始吗?

组成一个句子的词是任意的;因此我可以用字母取代它们。

但是我现在不能立即以新的表达方式去思考句子的意义。

我们只能不完全地表示我们的理解的观念:理解的表达发现了某些本质上不能表达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更完全的表达是毫无意义的。

7. 那么一个表述的意义的标准是什么呢? 一个关于在两个语言表述之间的关系的问題。有时翻译成另一种表现方式。

8. 为了能够处理一个句子,我们必须理解它吗? 如果“理解一个句子”就是以某种方法处理它,那么理解可能并不是我们处理它的先决条件。——当我突然理解了其他人时,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里存在许多种可能性。

9. 在命令及其执行之间并不存在漏洞吗?“我理解它,但只因为我给它补充了一些东西,即解释。”——但是,如果人们说“任何句子都需要一种解释”,那么这就是说:没有附录句子就不能被理解。

10. “理解一个词”——就是能够使用它。——“当我说我会下棋时,我当然真的会下棋。”我怎样知道我会呢? 我的回答将由我使用“会”这个词来证明。

人们把“会”称之为一种“状态”。“描绘一种状态”可能意味着各种事情。——“我不可能在头脑里立刻就有了关于一个词的全部用法。”

11. 事情和现在的理解无关。——当一个会下棋的人观看别人

下棋时,一般来说,他的举动总和那些不会下棋而在看棋的人不同。但是,这种经验并不是有关规则的知识。——对于语言的理解似乎就像一种背景;就像可以增值似的。

12. 我们什么时候理解一个句子? ——我们什么时候完整地说出它? 或者在我们说它的时候?
13. 当某人以各种意义解释或理解一个记号时,他所做的就是采取一个算计的步骤。——人们把“思想”理解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伴随说出一个句子;但是,也许句子本身就在语言体系之中。

二

14. 语法作为(例如)否定的几何学。

我们可能说“否定的特点就是两次否产生一个肯定”。但是,否定的规则并不是描述否定,而是构成否定。

15. 几何学很少谈论立方体,就像逻辑很少谈论否定一样。

好像人们能够从否定即“ $\sim \sim p$ ”就是 p 中得出意义。

16. 说“玫瑰花是红的”这句话中的“是”与“2 乘 2 是 4”中的“是”有不同的意义,是什么意思? 这里,我们有一个词,但是,似乎是单一平面的各种不同的意义体,即构成句子的各种可能性。比较一下玻璃立方体。红色方面的排列规则包含各种可能性,例如,立体的几何。立体可能同样有助于作为标志,如果它属于一个命题体系。

17. “否定符号的语法可能性。”记号 $W-F$ 可能说明了“不”的意义。写下来的记号变成了否定的符号,只是通过它活动的方式,即在游戏中使用它的那种方式。

18. 如果我们从一种符号或一种类型中得出几何命题,那么类型在游戏中起符号的作用。我们在不同的联系中反复使用立体的记号。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符号才是立体的,在其中,

几何规则已在那里了。

19. 我的早期意义概念就来自最初的语言哲学。——奥古斯丁论语言的意义。他描述了对我们的语言的一种算计,只是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一切并不是这种算计。
20. 好像词同样没有完全不同于桌子、椅子等命名的功能——这就是坏的表达的根源:事实是对象的复合。
21. 在一种我们熟悉的语言中,我们体验到言语的不同成分是不同的。只有在一种外语中,我们才清楚地看到词的统一性。
22. 如果我决定用一个新词取代“红色”这个词,那么怎么证明这个新词占据了“红色”这个词的位置呢?
23. 一个词的意义:它的意义的解释所解释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意义”所指的是一种特殊感觉,那么意义的解释就可能是一个原因。)
24. 解释可以清除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理解就是解释的一种相互关系。——定义。似乎一个词的其他语法规则必须来自这个词的指示定义。这个定义真的是明确的吗?为了解释这个定义,人们必须深刻理解一种语言。
25. “形状”、“色彩”这些词的定义规定了词的使用方法。在任何语言的语法中,指示定义起不同的作用。
26. 我们怎样根据这个定义来理解词呢?某人理解一个游戏的标志是什么?只通过观看游戏的进行,他不可能学会游戏吗?学习和说并没有明确的规则。我们总是根据规则比较语言和游戏。
27. 我给予身体、形状、色彩、长度的名称始终都有不同的语法,名称的意义并不是我们所指的东西,当我们给名称一种指定的定义时。
28. 像“也许”这个词的意义在哪里?我知道如何使用它。当有

人向我解释“我完全不理解”这种计算时,情况是类似的。

“现在我知道如何继续了。”我如何知道我知道怎么继续?

29. 意义真的只是词的使用? 意义并不是像这种使用和生活吻合那样的方法吗?

30. “好的”、“啊”、“也许”这些词,每一个都可能是一种感觉的表达。但是,我并不把这种感觉称之为词的意义。

我可以用语调和姿势代替感觉。

我还可以把词(例如“啊”)本身当成姿势对待。

31. 从同一韵律说一种语言。

在一个工具箱里,各种工具之间的关系。

“一个词的意义:它在语言的算计中的作用。”想像一下我们如何用“红色”这个词所作的算计。于是“啊”这个词——现在和算计相对应吗?

32. 我们来描述关于球的游戏。也许人们不愿意把某些球戏称为球戏;但是,显然这里并没有划出界线在哪里,我们从单方面的观点来考察语言。

对于一个词的目的或作用的解释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对于词的意义解释。一个词根据它的作用,不可能被其他词取代;就像一个姿势不能为其他姿势取代一样。——我们只关切所谓的意义的解释,而不关切任何其他意义上的意义。

33. 我们的句子并不是机械论的组成部分吧? 就像在一架自动钢琴上那样? 但是,如果事情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呢? 记号的意义(钢琴的琶音的不足)不是目的而是作用。它们的目的在于机械论内。

我们需要一种解释,它是算计的一部分。

“符号就是产生这种效果的东西”——我怎么知道它就是我所指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彩色表格:于是我们的算计必定借助于鲜艳的彩色图样继续前进。

34. “如果我们给笔筒一个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它。”这种理解包括它的应用的全部体系吗?

当我理解地阅读一个句子时,有些事情就发生了:也许一幅画进入了我的记忆。但是,在我们说“理解”之前,涉及到无数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读这个句子的前前后后。

当我不理解一个句子时,——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不同的事情。“理解一个句子”——那是无限的各种各样的。

35. 我们所谓的“理解”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或多或少是一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实际使用的一种熟悉的语言为背景。——我们认为:如果我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使用“理解”这个词,那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必定发生同样一些事。现在,概念一词的确证明了一种亲属关系,但是,这不一定是特性或要素的共性。——“游戏”这个概念一词。——“借助于‘知识’,我们所指的是这些和这些过程,以及相似的东西。”

三

36. 如果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通过规定的规则来管理词的使用,那么在词的变化不定的用法旁边,我们提出一种不同的用法。但是,这里和在物理学中给自然现象一种简单的描述不同。似乎我们并没有说到可能和理想语言有关的东西。
37. 如果我们认识人们在其中活动,那么我们就理解了一幅风俗画。如果这种认识并不容易得出,那么有一个由类似的认识过程伴随的怀疑时期。如果另一方面我们一开始就理解了这点,那么我们就很难说,理解——某种再认识——就在这里。并不存在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再认识的东西

发生。

如果我想说“我是这样理解它的”，那么“这样”就变成了一种不同的表达。或者它是一种不及物的理解？

38. 忘记一个词的意义、不同的情况。人们发现，当他注视蓝色对象时，在“蓝色”这个词和色彩之间的联系已经被打断。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保存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单一规定的现象联结起来的，而是可以表现在非常不同的过程中。我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根本没有理解这回事，而只有理解的表达？——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39. 一个指示的定义怎样发挥作用？它总是在使用词时才发挥作用吗？定义作为算计的组成部分只在被使用时才起作用。

40.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说“他理解‘蓝色’这个词”？在什么情况下，他可以这么说？或者说，他已经理解了它？

如果他说“我只是偶然拾起这个球，我不理解这个词”，那么我们应该相信他吗？“如果他说他不理解这个词，那么他不可能是错的”：一个对阐释“我不理解这个词”的语法的评论。

41. 我们称理解是一种精神状态，并把它描述为一种假定的过程。——比较精神过程的语法和脑过程的语法。

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我们从其他所要求的东西中选出一个红色的对象，而且我们可能给“红色的”这个词指示定义，这两种情况都被认为是理解的标志。

这里，我们对大声说出来的（或写下来的）思想和想像中的思想之间的区别不感兴趣。

我们所谓的“理解”并不是证明我们理解的行动，而是一种状态，这种行动是这种状态的标志。

42. 我们可以只把说话的规则称为“理解的标准”，或者也可以

只把使用试验称为“理解的标准”。或者我们可以认为说话的规则是人们可以做某些事而不是说出规则的一种象征。

理解 = 让一个命题自己运作。

当人们回忆起一个词的意义时，回忆并不是人们一下子就想起来的精神过程。

在同样情况下，理解的心理过程就像算术的三个对象。

43. 一种理解、一张图表只能这样来使用，人们首先查阅它们，然后在头脑中查阅它们，最后好像它们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对于作为我们现在行为背后的原因或历史的规则不感兴趣。但是，规则可以是一个先决条件，或者它本身可以进入游戏行动中去。

如果人们在提出所要求的规则表的游戏者那里设定一种配置，那么这种配置是一种类似于生理学的配置。在我们的符号论研究中，没有前景和背景。

44. 我们对符号中感兴趣的東西，就是体现在符号语法中的東西。

四

45. 符号的指示定义并不是语言的应用，而是语法的组成部分。

某种类似于从一种姿势语言翻译成一种词句语言的规则的东西。——所有比较命题和实在的必然条件都是属于语法的东西，即命题意义的所有必然条件。

46. 我们的语言是由原初的符号（姿势）和从属符号（词）构成的吗？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用姿势取代一个普通的句子。

“为了定义一个符号，我们必须超出读写符号，这是偶然的吗？”——但是，毫不奇怪，我可用书写符号做一切事情吗？

47. 我们说，一个红色的标签是红颜色的原初标志，而词则是从